

從「請、謝謝、對不起」省思人際互動

黃子瑜 桃園市新屋區

【佳作】

從小，人們就不斷被灌輸著說「請、謝謝、對不起」的重要性。但在某次社交的受挫後，我便重新開始思考，「請、謝謝、對不起」所代表的意義。

拜託他人時要說「請」，受益於他人時要說「謝謝」，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時要說「對不起」。這個道理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彷彿被刻在骨子裡，溶於血液中，變成一個人的根本，伴著我們長大。也如同人們都呼吸著同一份空氣般，被一個人吐出，又被另一個人吸入，如此反覆循環著。活在這片空氣中的我，也漸漸跟隨起「禮尚往來」的社會規範。

小時候的自己很常被糾正言行。最常有的經驗，當然是要從老師手裡收下東西時，那緊抓不放的手。小小的手和繃緊肌肉的手相互角力，如同一場簡陋的拔河。說聲「謝謝」後，就能收下那早已皺巴巴的課本或習作了；又或者，向同學請求幫助時，忘記說「請」，老師就會跳出來進行機會教育；以及，在那吵架後的握手言和與「對不起」。我小時候對於「請」、「謝謝」和「對不起」三個詞的印象，就是老師那張苦口婆心、再三叮囑的面容，只要好好地說完，就能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。簡單、粗暴又帶著童心，如同那場小小的拔河般。不會有人因為這場拔河的勝負而憤怒或難過。

隨著年齡的成長，不知不覺中「拔河」的次數減少了。這意味著，不會有人再因為一句「對不起」或「謝謝」而吵架。畢竟不會有人想再為了如此幼稚的事費力。同學間和睦地嬉鬧著，我看著那樣的他們，心中浮現老師往日的殷切叮嚀。我原本以為，那只是我對過去童心的一種懷念，選擇了加入他們。

直到我發現自己再度拉起那條繩索。抬頭望向對方，對方也握住了繩子的另一端。我顫抖著，冒出冷汗的手快握不住那份一直走來培養的堅定。只要道歉，一切就會結束，繩索會被放下，一切會回歸原本。就像曾經那樣。我正打算放下繩子——

那條看似堅固的繩，「啪」一聲的斷掉了。

我茫然地望向對方，但他毅然走遠。在手上的那一截繩子，那曾經滲血的指尖，



都變得模糊而遙遠，在早已逝去的過往，又在無法抵達的未來。我變得難以呼吸，有什麼灰暗的東西在肺部中不斷高漲，淹過喉嚨，沒過頭頂。天地倒轉，海水倒灌，黑水傾倒而出。我變得空空如也。

那三個字，是為了什麼而存在？是為了和好，還是為了這份顛覆一切的失落？我看了看空無一人的世界，又看了看被放開的繩索。視角被拉扯著，不斷扭曲又回放。斑駁的書頁不斷翻動著，停在了我曾經讀過的那一頁。我記得，那是某一次因為納悶而翻開的書，太宰治的《人間失格》：「生而為人，我很抱歉。」

我常常想著，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，才需要如此道歉？又是對誰道歉？在此時刻，答案呼之欲出了。那三個字的意義，也浮現在眼前。做錯了事，就是要道歉。這是過去老師給了我的答案，也許顯得膚淺，顯得幼稚，但這是我活至今日的答案，也是我握在手中的繩索。道歉不是為了和好，也不是為了任何人。只是覺得，自己錯了，所以道歉。如此單純。

「請」、「謝謝」和「對不起」，簡單卻又重要的三個詞，承載著無比的重量，不是雙方的角力，而是單方的心意；不是「禮尚往來」，而是發自內心。